

西安事變見聞

(四)

王覺源

事變前夕西安陰影

西安事變之前，西北一般青年的思想很複雜，行動很囂張。許多報紙雜誌的言論很荒謬。所謂「文化週刊」，便是他們當時最出色的宣傳工具。所謂「聯合戰線派」的分子，公開與秘密活動，最為積極，組織所謂「全國各界聯合救國會」與「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」。這時活動的先鋒隊，就是青年學生。而當時領導學生運動的，便是左傾的流氓文人張語還。他藉着紀念「一二九」（陝西光復紀念日）的機會，發動學生開會遊行，並向總部（西北剿匪總部）綏署（陝西綏靖公署）省府、省黨部請願，要求「停止剿匪，發動抗日」。這時，蔣公正蒞西安，駐節臨潼。請願學生，並企圖赴行轅請願，當被警察婉言勸阻。而領導學運的份子，則有意擴大或造成流血事件。唆使學生與警察鬥爭，公然奪槍打鬥。警察不得已，乃朝空鳴槍示威，意在驅散學生。一時秩序大亂。學生便藉此擴大風潮，誣指警察屠殺學生。乃一擁而出中正門，沿隴海鐵路向臨潼前進。時張學良正在臨潼，聞訊而返，阻止學生前

進，一方允許懲辦肇事之警察；一方允代學生向委座陳言；學生乃全數返城。因之，有人就說：這是張學良的計劃和故意做作。其實這羣學生中，以小學生居多。臨潼距城數十里，步行當然不易達到。而且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學生，又那知道為首者的陰謀？這明明是彼強迫利用，事實當然無可掩飾。但此一風波，又經過邵力子調解後，也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了。可是未出三日，而驚天動地的事變就發生了。因為「一二九」事件，表面雖已解決，而一般挑撥離間專家，仍藉此事件擴大宣傳鼓動。張學良未明左傾分子的野心企圖，便愈受欺騙蒙蔽，而自誤用其聰明——生誤我是聰明（張學良語）——了。不意適逢其會，增調大軍入陝剿匪的計劃，正在進行。與煽動者之言，似極吻合。張學良幾次向委座進言，又遭到委座的斥責，私人更是不安！這時，東北軍將領威在西安（等待委座召見而來）張即在其私宅，連日會議。對於發動西安事變，似乎即有了決策。十一日，張、楊並在新城（總部與綏署所在地）大樓，設宴款待中央蒞陝要員，仍然賓主盡歡始散。孰料是晚，即爆發了歷史空前的西安事

變。昨日座上客，今成階下囚了。而一般認為事出意外者，恐怕也就是因有此類烟幕的關係。事變前三日，有迷信者言：「西安將不安了」；不信由你。事情是這樣的：西安事變前三日——「一二九」，為陝西光復紀念日，先於革命公園廣場舉行大會。當大會舉行升旗禮時，國旗上升及半，忽然繩斷旗墜。一時與會人士，皆為大驚失色。多說不是好預兆。旗落與事變，有無關聯？迷信者之言，雖不足憑；但旗升而落，却是事實。

事變當日倉皇混亂

筆者在西安時的住宅，位置在新城附近，房子是兩進品字形的大屋。同屋而居的，有楊虎城部屬上中級軍官三家。他們對於外省人，向來有點歧視態度。因之，平時接近的機會很少。十一日黃昏時，這幾位軍官的家裏，人來人往特別多。大都穿了軍服，並且將步槍及彈藥整網整箱的運至家中（自然是怪事）。不久，又搬運出去，鬧了四五小時未停。我總覺得情形有點不對勁。九時左右，乃前往省府，將情形告知邵力子主席。

(四)聞見變事安西

邵謂是防止學生鬧事，我說明情況如何特異之後，他猶說「無妨」。毫末警覺將有其他事變發生。及余返時，已經全城提早戒嚴，不能通行。最後由邵派車護送，才得回家就寢。直至天將破曉之際，夢中驚醒，聽到不斷的槍聲與炸彈聲，猶以為是「一二九」事件的餘波，共匪利用學生，發動暴動。不在其位，不謀不政，也就沒有管他，聽其自然了。

發動西安事變的部署，可說是很倉皇混亂的。最先發動的，大約是十二日晨一時左右，由張學良的衛隊與劉多荃（張部師長）部，包圍臨潼華清池委座行館，與委座衛隊抵抗數小時。委座即步至驪山虎畔石避難，隨被規矩持等情形。我所聽到的與委座在其「西安半月記」中所說的，無甚出入。惟當日在城內，直到五時左右，才開始發動。首先包圍憲兵營、公安局及中央各有武裝的機關，兵士員警繳械被槍殺，死傷無算。至七時左右，槍聲漸稀，街上始有部份居民，出門窺探消息。繼有荷槍士兵，沿家叫喚：要老百姓不要驚慌，各事所業。至九時左右，街上始有寥落的行人與汽車來往。重要地區，却仍不准通行。筆者一時好奇心動，總想探明事件的真相。乃循小巷而行，從路旁牆壁上所張貼的所謂「兵諫書」中，才發覺委座蒙難的事，為之驚駭木立不能動者久之，嗣思既屬政治性的舉動，委座既被劫持在城，或許不會有妨礙他人的道理。仍沿大街進行，經省府及省黨部前，則見牆門多毀，遍地瓦礫，景物大非。經憲兵營、公安局之前，則見枕屍狼藉，心殊惻然！不忍卒睹，乃匆匆而過。

正午時，忽有中央飛機卅餘架，低飛掃屋而過，其聲震耳欲聾。人心惶惶，莫知所措。全市商店，完全關門，市物一不可得。中央各機關及外省人的住宅，則多被搶劫抄沒，人心更是惴惴不可終日。

就在這一天的晚上，有一位在綏署任秘書的雷季楫君來訪，告筆者許多消息：謂其同事之中，多謂張、楊行動荒謬，前途極為暗淡。委座氣憤萬分，終日未食未飲。張學良低聲下氣陳言，委座始終未露一言。最後僅說：「你如視我為敵，儘可即時槍斃我；如視我為你們的領袖，當即送我回京；其他皆無可言」。隨知中央來陝要員，全被拘禁。邵元冲先生殉難於西京招待所。錢大鈞先生受傷。傅學文（邵力子夫人）跌斷了腿（實傷未斷）。楊震亞被活埋（太太也被捕，後來楊被掘出時，還有一西裝少年同埋着不知是何人？）。公安局長馬志超裝扮黃包車伏逃出了城。傳聞還要捕拿彭某、周某等若干人。這些消息傳來，真使人聞之有點不寒而慄！雷季楫且邀筆者赴其家暫避一時。我雖答應他考慮明日再說；但不料一時因循，十三日晨，余家即被楊部衛隊連包圍，財物搜劫一空，余亦被拘押到衛隊第三連連部。所幸有些重要文件，先晚已收藏於壁紙之內，未被搜去。次年三月，再返西安時取出，還完整無恙。

叛軍劫掠大發橫財

西安事變，既是倉皇混亂中發難，因之叛軍一切行動，都是毫無法紀的（東北軍比較好），

特別是楊虎城的部隊。衛隊連的紀律尤壞，拘捕中央要員、公務員與外省人之際，大肆劫略，皆係衛隊連的傑作。他們都認為這是發橫財的機會，對於濫捕惡劫的工作，都非常積極。筆者即是蒙難與被劫者之一。當十三日晨，筆者本擬暫時趨避雷秘書家，不料住宅前後，全被叛軍包圍。隨破門而入，（同屋相約，非熟人不開門）將一切衣服財物，蕭捲一空。並指筆者係中央秘密工作人員，多方威脅，勒繳巨款，充作抗日軍餉。筆者無法應其勒索，即被押解到端履門，禁閉於衛隊第三連，連長袁鑑吾（時又高陸為營長）是一個麻面人，施展很多威脅手段，亦無奈我何！卒經第三者（也就是他們的人）說好說歹的調解，勒索贖款五百大頭，始允放我出門。當余戚將贖款送來時，渠輩又笑面迎人，假意安慰一番，才獲自由而出。否則，他們很可能老羞成怒，殺一以示眾。因為衛隊連門前地下，還躺着一具屍體。故筆者個人，並規略所失，約在五千元以上。啞子吃黃連，真是有苦說不出。當筆者被拘禁時，在同一室中，前後被拘來的男女，凡二十餘人，亦各有勒索價錢開出：政治部易某兩人，要繳勒款千元；某師長夫人，（在西北飯店被捕）勒繳壹萬元；某處長（不知什麼處）勒繳四千元。總之，此廿餘人，各有勒索數目，數目大小，則視其人的身份地位而定。對筆者之能輕易放過，或因真身份未露，胸前且懸有宗教研究社的證章（臨時佩帶的），以為我真是老百姓的緣故。余十三日被捕的當晚，馬車又裝來不少的箱籠和包袱，廣闊的庭院中堆積如山。鬧了一通晚。還有

十幾個男女，用繩子縛着連在一塊，齊集在走廊上，有兵看守。自然都是被綁架而來的肉票，已沒有房子關禁了。這一筆橫財，又必然是大有可觀的。筆者繳了贖款後，十四日中午，才脫了險境。其他許多被難的同志，下文如何？則不得而知，也無從而知了。

當筆者將獲得自由的時候，那位袁麻子連長，還說了很多口蜜腹劍的話：「你是中央的重要人物，上面拘捕你的命令說：是要把你就地槍斃的。」……我看你還是個好人，又認繳納軍餉。所以對你特別開恩，給你一條生路……你必須趕快離開西安。否則，一定還要捉你，那就再沒有生路了」。我聽他的話，祇是暗自好笑。分明是土匪、強盜，分明是綁票、發橫財。誰不明白？還有什麼可說。這是最令人不能忘懷的事。

被叛軍所劫，損失之最大者，當然要算西安車站附近一帶的倉庫。中央所儲存的軍械、器材、糧食和一切軍需用品；商人運出運進的貨物；都洗劫無餘。車站和鐵軌車廂，多被破壞。行人衣着較好的，多被剝去；老百姓出城逃難者，行李則全被扣留。中央或與中央有關的機關職員的住宅，無有幸免於劫者，亦無有幸免被捕者。西安巍峨宏偉的鐘樓和鼓樓，以及各城門的城樓，（西安城牆修得最好最堅）都成了臨時的監牢，被拘囚禁的人員，至少亦有四五千。每日飲食供給，僅大餅一小塊和一些鹽水，（作者被拘，連水都沒有喝）。有的人還加上腳鍊手銬的刑具；被槍殺的也不少；真是慘無人道已極。這些被拘禁的人，聽說有許多直待兩月後，中央軍進了城

，才恢復了自由。這或許是因為無能繳納所謂軍餉的結果。

事變後的前幾天當中，叛軍藉着清查戶口為名，實際就是清查老百姓的財物，勸募軍餉。因之更弄得滿城風雨，沒有人能够安居樂業。以後經張學良嚴令禁止，叛軍雖稍形斂跡，然暗中摸索，仍時有所聞。最後縱槍斃了幾個不法的叛兵，也不十分安然。一般居民，已成驚弓之鳥，未晚即嚴謹門戶。熟識親友，亦相約居晚不相往還。少數商店，白日僅是半開門；多數商號，則始終未開。昔日繁華熱鬧的西安城，此時則成了蕭條冷落之市矣。

加官晉爵三位一體

當西安事變發生之後，張學良曾向叛軍將士與西安紳耆表示：「不爭政權，祇求政見的貫徹」！故當時改組各機關，實際上是另起爐灶。省府和省屬機關的大小人員，全由楊虎城的部屬充任之。於是主席、委員、廳長、秘書長、公安局長、警備司令，以及各機關的職員，都是清一色的陝西人。為擴充軍隊，西北軍的軍官，雖統軍如舊，官銜職級，則節節高陞。公教人員，亦多跳高一級或數級。這可算是楊虎城部屬，官運最亨通的時期。最滑稽的事，就是十三日成立所謂「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」，推出很多委員，公推張學良為委員長，楊虎城為副委員長。十四日各大報復大登更正為正副主任委員。出爾反爾，似覺自有愧咎，不敢與蔣委員長之「委員長」，並列齊稱。斯亦小人之謀，終不免有所忌憚耳。

所謂「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」，共匪稱為「三位一體」（東北軍、西北軍、匪軍）的組織，為事變時最高決策指揮的機關。委派了很多空頭的軍長、師長、以及很多參議、顧問，官官擠擠，盛極一時。但發號施令，每每隨出隨改，而且多不能下達，如陝軍馮欽哉，東北軍于學忠，即不接受僞命，就是證明。張、楊原屬同床異夢，至此，意見則愈趨紛歧。張、楊各自為政，而其部屬，亦各自為謀，終有劉多荃、何柱國等，暗與中央軍溝通聲氣。其事變目的，不在政見，而在分肥自飽，已極顯明。省政機構，為地方權力與經濟來源最實際之所在，張學良並非愚者，當然是知道的；但張對省政機構，絲毫不去染指。張對楊將不繼續合作，事態亦已擺得明明白白。事變前途之暗淡，事變之初，即已斷定。

製造集會拉人參加

利用民衆來推動某種運動到高潮，這是共產匪黨慣用的伎倆。西安事變，在所謂「三位一體」的領導之下，共產匪徒，自然仍要採用這套把戲，舉行所謂「市民大會」。這時西安民運，在所謂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與「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」，控制領導之下，張語還是最出風頭的人物。十六日，在西安革命公園舉行的「市民大會」，參加的人，大都是軍人和學生隊伍，真正老百姓固然有，實際並不太多。這些去參加的市民，也還是公安局出動大批警察和小學生們，挨家挨戶去呼召，強迫拉來的。筆者閒着無聊，甚想一探究竟，也自動混入市民羣衆之中，前往

參加。會場四週，都有大兵把守。祇准人進，不准人出，首先使人即有不自由的感覺，還疑慮將會發生什麼事？這日天色很陰暗，有一架飛機，來回飛着，散發宣傳品。參加的市民，沉重的神情，始終放不下來！想要逃走，都被守兵攔阻。大家無可奈何，祇好東跑西奔，鬧得全場秩序大亂。開會時，張、楊相繼出面講話，下面却一點都聽不到。祇聽到張學良上台，東北軍的隊伍拍掌；楊虎城上台，西北軍的隊伍拍掌；界限截然，弄得民衆更莫名其妙。到了張語還說話時，已近開會尾聲。會場秩序，更是亂得一團糟。也有些什麼提案通過，如「槍斃×××」、「通電……」、「慰勞……」等，似乎沒有什麼結果，就出發遊街示威去了。

出發遊街，市民混夾在隊伍中，擁擠而出。剛出大門，民衆即蜂擁而散。縱有軍警的彈壓。大勢已去，壓也沒有用了。於是遊行的行列中，就祇剩下穿草黃色衣服的軍隊，和一部份穿青藍衣服的學生隊伍。原定的遊行路線，是很廣的，似乎還沒走到三分之一的路程，軍隊和學生隊伍，也都不宣而散了。花了很多人力和物力，想來利用民衆，而「民不可欺」的信念，在這次所謂市民大會中，完全可以看得出來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最糟的民衆大會。在事變的半月中，也再未見到有民衆大會的舉行。

全城都在苦悶恐慌

西安多季的天象，經常是陰暗暗的。事變發生後，接連很多天，更是烏雲壓天，日色無光。

格外現得死氣沉沉。加以朔風怒號，刺肌入骨。餓犬饑吠，爭屍逐臭；烏鴉亂飛，哇哇如泣。（西安野狗烏鴉特多）。在恐慌中過生活的民心，受着此情此景的影響，就更感覺得非常苦悶！恐慌與苦悶結成一團，愈恐慌，就愈苦悶；愈苦悶，就愈恐慌；似乎成了一個不易解開的死結。因之，對於不論好的或壞的消息？總是想去探聽；無論是死是活？似乎都想早點吃下一顆定心丸！

事變發生後，西安一般人民，對於外界，特別是中央的消息，是一點都聽不到的。各家報紙，都不准刊載外埠的消息。私家的無線電收音機（實際非常的少），被查到的，都被沒收。因此一般人民所聽到的，祇是當地的一些虛偽宣傳，特別是鼓勵「抗日」、「備戰」、「對付反革命進攻」的宣傳。究竟有沒有大禍臨頭？大家都是茫然不知的。就此形成了恐慌和苦悶空氣，與惶惶不可終日的景象。報紙上有時故弄玄虛；時而說閻錫山先生來了；時而說胡宗南將軍等，響應張、楊通電了；時而說中央飛機轟炸渭南了；時而說赤水被中央軍佔住了；時而說宋子文先生來了；外國顧問端納和蔣夫人來了。有時說于右任先生將來陝主政，有些人却表示很冷淡。總之，當時困處在西安的人民，唯一的希望是「和平」，不要戰爭。認為中央大員能來西安，必是和平露了曙光！而西安報紙所刊載的，却偏偏是一些鼓勵「備戰」、「團結對外」（指中央）的宣傳。可是許多宣傳文字，非常幼稚，很多矛盾，弄得民衆更摸不着頭腦，恐慌與苦悶，也就越來越深了。

筆者於脫險自由以後，得友人劉慎先生的照

顧，託病住進了西安陸軍醫院。院中住有張、楊不少的上中級軍官，却常能聽到一些正確的消息。關於張、楊晉見委座的情形，後來與「西安半月記」對照，當時所聞，大都不爽。當時使張、楊感到最頭痛的事，就是衆叛親離，第一是馮欽哉拒受僞命；第二是于學忠、何柱國等不同情張、楊的行動；壞消息哄傳全城，張、楊也怕起來了！尤其是糧食發生恐慌。幾天之內，物價連連上漲到一倍或數倍。老百姓有錢買不到糧食，物價高漲不已；戰爭威脅越來越大，都有「長安那會安」的恐懼！都想設法逃出長安城。但是交通工具，都被軍隊和公安局統制了。馬車、騾車、人力車，既貴得不可言狀，而且不易僱到。許多所謂達人安命的人，就祇好聽其自然；心存迷信的男女，就往城隍廟或開元寺去燒香問卦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忽然聽到何應欽任總司令，統率大軍前來討伐的消息，大家又面露喜色，以為叛軍必將屈服於中央的威力，陝民就可幸免於難。當時中央和全國人民，所最担心的，就是「委座安全」的問題。其實西安老百姓的擔心，更有勝焉！認為委座如果被害了，中央軍皆委座的子弟兵，必會踏平西安。那西安人民的生命財產，都必蕩然無存。委座如始終安然無恙，化干戈為玉帛，總是有希望的！張、楊不能，也不敢出此下策，也多少是顧慮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老百姓的安危。西安人民這種恐慌和苦悶，一直延長到委座離陝以後，才比較開朗。

委座脫險返京實況

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偕夫人平安返抵南京，國府林森主席親往機場迎接，林主席右側為孔祥熙。

當宋子文先生，第二次飛到西安時，很多人都相信事變解決的辦法，必已有了頭緒。廿四日下午，由綏署傳出來的秘密消息，說：「張、楊已決定明日送委員長回南京」。很多人仍是將信將疑，認為事太奇怪！這是老百姓半月來最大的希望！消息一經傳出，秘密也就成公開的好消息。據聞委座飛機，是在廿五日上午，直遲到中午時刻，却還沒見到委座起駕。祇見有許多學生列隊，趕赴機場，說是歡迎綏遠主席傅作義。機場四週，軍警戒備森嚴。學生則列隊於警戒線之外，翹首雲天，正盼飛機早點降落！約二時左右，忽見委座與張學良、楊虎城，均乘汽車蒞場。學生忽然見到委座，深覺驚異！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。軍警人員即加干涉，猶恐發生事端。但委座一見這許多學生，詢之張、楊。答稱：係歡送委員長的。委座當時猶欲向這些可愛的學生訓話。卒被張學良以「時間不早了，請委員長上飛機！」却之。於是委座乃登機東飛，張學良亦急促跨上飛機同行。後來聽說：護送委座回京之事，楊虎城直至是日午刻，才予同意的，張之隨機護送，楊虎城在事前亦不知道，不管怎樣？委座脫了險，總算是國家民族之福！即無怪西安人民，皆欣然有喜色！互相走告，因為戰爭的威脅已沒有了。

委座東飛以後，當日的下午，西安的景象，就大不同了。閉戶將近半月的商店，全部開門做生意了；在事變時各處隱匿的中央公務員與外省人，也都拋頭露面了。街上的行人，徒然大增，商店的生意，既應接不暇，尤其是酒樓飯館，全都爆滿，燈火通明，喧擾不休，似乎都有大難不死，非來慶祝一番不可的神氣。說老實話，這種情形，我生平也是第一次才碰到見到的。第二次就是對日抗戰勝利消息，傳來重慶時的情景。

委座離陝以後，在西安被監禁的中央要員，也全恢復了自由。廿六日，開始陸續乘機回京。在他們未走之前，楊虎城還在新城大樓，舉行一次大宴會，表示惜別！大家仍盡歡而散，似乎把過去的不愉快，一杯酒洗清了。廿七日晚，並備專車一列，專送委座留在西安的衛隊、侍從人員和中央官員；但此舉，事前亦極為秘密，意防節外生枝，另生事故。因之，其他許多要東還的人，也全不知道。作者雖已獲得消息；但遲了一步，時間趕不及，還是多留了三天。

東歸路上感人情景

以一般常情推測：委座既已東歸，一切主要問題，自都獲得解決，不會再有問題發生了。但事實上，民衆那種興高彩烈的熱情，未及三日，仍然轉趨沉悶！時因各報消息，仍未開放。張學良到京以後，更有許多不利的傳說。街頭戒嚴，崗警撤而復設。商店又多關門歇業。各種謠言，滿城飛散，驚心動魄，不異事變發生之時。許多欲歸未行的人士，宛如熱鍋上的螞蟻，亂衝亂闖，打

聽鐵路行車路消息。因為公路沒有通，乘飛機根本不可能，直至三十日晨，確悉隴海路將有專車東開。作者攜眷，拋去行李，乃捷足先登上車。未久，人潮湧至，把七八節鐵皮車廂，塞得滿滿的。大家或由於同情心的激發，互助合作的精神與事實，表現也特別多，誰都為之感動，上了車以後，大家都擠得不能動，站的人不能坐，坐的人站不起來。悶塞一堆，不殊貨物。大小便既是沒法解決（很多人以衣服包裹便處），腹饑口渴，小孩大哭大叫，也終無法對付。加以氣候嚴寒，車廂裏也結了冰，手足凍得麻木不能動作。由清晨上車，直到下午六時左右，才見車身漸漸移動。一顆跳動半個多月的心，也才覺得安靜了一點！同車的，可說都是難友，不管認不認識，此刻祇是互相一視，會心的一笑而已。因為車雖行了，仍不敢絕對樂觀，不敢高聲說話，為的是還沒有脫出叛軍的勢力範圍。又傳說前站還要停車檢查，形跡稍有可疑的人，仍要扣留不放。公路上的大小車輛，就被扣留不少。大家剛剛稍得安慰的心，又都緊張起來了。幸而還好，一路並無停車檢查的事發生。一直等車過了渭南（中央軍地界），大家才真正放了心；還有人高呼：我們到家了！

車廂中，一時呼聲鼎沸，也絕沒有如平時乘車，令人討厭的心理。有的放言被難的經過；有的報導所見的災情慘狀；有的大罵張學良，有的述說楊虎城當土匪的故事。有的唱歌；有的唱京戲；一切景象，都比上車的時候，迥然不同。口渴的，不以為渴；肚餓的，也不覺得餓。車到了

潼關，老百姓送茶水的，送大餅饅頭的，紛紛來到車廂兩側。大家爭先購取，老百姓却一文不取。真大有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」之概！

三十一日上市十一時左右，車到了洛陽。洛陽的機關與民衆團體，為了招待這批被難的同胞，準備很多豐富的飯菜，列席於祠堂廟宇中。派人持着安慰難胞的標語旗幟，分赴各車廂，邀請大家下車進餐！於是大家下車，都飽餐一頓，覺得分外香甜有味。隨後人來得很多，飯菜準備的不够，許多老百姓又幫同來切的切、黃的黃。大家看到，都覺得非常感動。

在洛陽進餐時，又傳來一驚人消息說：當我

們這列火車，剛開出站，被西安所謂聯合戰線的分子知道了，一方面要求楊虎城下令，將此列車扣留；一方面率領學生羣衆，擁向西安車站阻止開車。大家又覺得這是險中之幸，虎口的餘生！午後六時，車抵鄭州，一列車的被難同胞，才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去了。有許多要往京、滬的同胞，必須轉車。查票時，交不出車票來，祇須說一句：「西安來的」，查票員也就含笑的放行了一。其中不祇含有很多的人情味，實尤隱存着無限的民族愛！四十三年前的往事，刻骨銘心。回憶起來，猶歷歷在目，更不禁心絃鼓動難已！筆之於此，以供治述現代史學者之考正。

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定價壹佰貳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析論應用文的原理與作法，簡明扼要，篇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啟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二十五開本穿線參百餘頁平裝定價壹佰貳拾元，預約七折捌拾肆元，三月三十日出書，郵撥中外雜誌社14044號帳戶。